

云边那片草做的海

刘德金

乌蒙的云是被风揉软了的棉絮,在滇东北 3500 米海拔之上,轻轻铺成一片绿浪的海。这海没有潮声,却比任何一片水域都更辽阔,二十万亩草叶在阳光下轻轻摇晃,把天地间最澄澈的蓝,晕成漫山遍野的绿。这便是会泽大海草山,大地遗落在云边的一首长诗,每一株草尖都挑着星光,每一缕风里都藏着未说尽的情话。

往山巅去的路是被风磨亮的,车轮碾过盘山公路的弯道,像正在一页页翻开大自然写在大地上的诗稿,连片的洋芋花在山坳里铺成紫白相间的绒毯,农舍的土墙上爬上南瓜藤,黄牛的影子在树影里慢慢移动,像被时光放慢了的镜头。当最后一棵针叶林退向身后,视野忽然被风撑开,漫山的绿浪撞进眼里——不是铺陈,是流淌,从脚下漫过缓坡,漫过沉默的巨石,一直漫到与地相交的地方。云影像游在草浪里的鱼,它们慢悠悠地划过,把阳光剪得碎碎的,撒在牧羊女蓝布帕的流苏上,撒在绵羊卷曲的绒毛上,撒在每一片轻轻颤动的草叶上。

草山的诗意,是一种不事雕琢的空明。没有古木遮断望眼,没有峡谷困住脚步,那些起伏的山峦是风堆出来的浪,那些散落的巨石是浪里沉眠的岛。亿万年前的冰川把刻刀留在了岩石上,那些深浅的纹路里,藏着雪的记忆,风的掌纹。小溪流淌得极轻,像怕惊醒了草甸的梦,它们从草根的缝隙里渗出来,把云的影子揉碎在波纹里,水凉得像刚从月亮的怀里滴过,指尖一碰,就沾了满手的清辉。风是草山的吟游诗人,它从山的那头走来,拂过千万根草叶,便有了千万种细碎的声响,那是草叶在低声和鸣,是天地在无人处轻轻念着自己的诗文。

四季是草山下写的词,每一笔都晕着不

同的颜色。

春是小令,来得迟,却开得极柔。当山下的桃花落满了青石板,草山的残雪才刚刚从背风的洼地里,悄悄融成一滴春水。

夏是长调,铺陈得热烈又浪漫。所有的草都铆足劲往高里长,把二十万亩的绿熬成浓稠的海。数不清的野花在草浪里盛开,像被谁把一整盒颜料打翻在风里,红的像火,黄的像阳光,紫的像霞,每一步踩下去,都能溅起满鞋的花香。等太阳把雾纱轻轻掀开,成群的绵羊散在缓坡上,像从天上落下来的云,牧人的山歌顺着风飘,飘得比云还高,飘着飘着,就融进了蓝得透亮的天空里。

秋是绝句,清瘦却满是金辉。第一夜霜落下来,就把漫山的绿染成了层层叠叠的诗行。草叶从苍绿变成浅黄,再变成深金,最后晕出红红的醉意,整个草甸像被夕阳泡透了,每一株草尖都挂着霜花,在阳光下闪着细碎的光。

冬是如歌的慢板,清寒却藏着温柔。大雪是最浪漫的诗人,它一夜之间,就把整个草山写成了纯白的童话。所有的山峦都成了雪的浪,所有的草甸都盖着云的棉,天地间只剩纯粹的白和深不见底的蓝。草山的冬是安静的,却不是死寂的,雪层下的草芽在悄悄攒着力量,岩洞里的生命在做着春天的梦,等第一缕春风吹过,所有沉睡的诗意,都会再次醒过来。

这片草山最动人的,是它从未被世俗染过的纯粹。没有刻意雕琢的景致,没有被水泥封死的土地,每一株草都能自由生长,每一块石都能安静老去。黑颈鹤会把这里当成旅途中的驿站,在湿地上梳理它们洁白的羽毛;云雀从草窠里飞出来,直冲向蓝天,把清脆的鸣唱撒进风里;连那些不起眼的小虫子,都在草叶间,完成着自己短暂却完整的一生。喝

一口山涧的水,清冽的甜从舌尖漫到心底,把所有的风尘,都洗得干干净净。这份原始的纯粹,是草山最珍贵的诗,它未写在纸上,却写在每一缕风里,每一滴水里。

而世代生活在这里的牧人,是这首长诗里最暖的章节。数百年前,他们赶着牛羊走进这片草山,发现这云边的海,藏着最丰美的水草。他们在山坳里搭起毡房,把日子过成了慢悠悠的牧歌。牛羊啃着带花香的草,喝着山涧的水,连肉质里都浸着草山的清韵。牧人记得每一块石头的名字,听得懂每一阵风的暗语,他们看云就知道会不会下雨,闻风就知道雪要来临。春天接羔,夏天放牧,秋天剪毛,冬天储草,年复一年的轮回里,他们把对自然的敬畏,刻进了骨血。

站在草山的缓坡上,人会忽然变得很轻,轻得像一片云,一株草。俗世里的执念,城市里的焦虑,都会被高原的风慢慢吹散。你望着漫无边际的草浪,望着蓝得能滴出水的天,会忽然懂了古人“天人合一”的意境。

草山的文化,是刻在风里的歌。牧人间代代传唱的山歌,调子高得能碰着云,歌词里唱着风,唱着云,唱着草甸上的爱情。每年夏天的转山会,是草山最热闹的季节,人们穿着盛装聚在草甸上,赛马的马蹄踏碎了阳光,摔跤的身影扬起了草屑,篝火从黄昏燃到黎明,人们围着火焰唱歌跳舞,把对这片土地的爱,都融进跳动的火光里。

离开草山的时候,牧羊人的影子被拉得很长,绵羊的叫声飘在风里,和草叶的轻响缠在一起。我回头望着这片绿浪的海,终于懂了“大海”二字的深意——它不是水做的,是草做的,是云做的,是无数牧人的歌做的。它比任何一片海都更辽阔,更温柔,更能装下所有漂泊的灵魂。



凤城：辽东丘陵上的峭拔之城

丁非白

凤城市鸡冠山上的云海。新华社发

从辽宁沈阳沿着丹阜高速驾车一路向南,视野从辽河平原的一望无际逐渐过渡到辽东丘陵的此起彼伏。越往南,山势越险峻。到凤城市界,画风突变,低缓丘陵猛然“长高”,海拔升至千米,群山巍峨、层峦叠嶂。

坐落于辽东半岛东部、鸭绿江西岸的凤城市,地处长白山余脉延伸地带,遍布险峻高峰,在丘陵中显得十分峭拔,山势嶙峋,带着东北山岳特有的粗犷筋骨。繁茂山林与纵横水系交织共生,构筑起完整的山地生态系统,是辽东地区重要的生态涵养腹地。

长白山余脉的花岗岩山体经亿万年风化侵蚀,形成峭壁、幽壑、清泉、岩洞交织的独特景致,尤以凤凰山为代表,险峰叠翠、飞泉流瀑,尽显辽东山水的雄奇壮美。

山势巍峨造就了层次分明的立体地貌、梯度有序的自然格局,但同时也给当地的生产生活带来制约。

凤城的地貌概括起来就是“八山半水分田,半分道路和庄园”。尽管爱河穿城而过,也

有大洋河、草河等蜿蜒流淌,看似河网密布、溪流纵横,但就是水上不了山、山地缺少水。

凤城市区西南方向大梨树村,矗立着一个 9.9 米高的“干”字,这个字道出了凤城人的精气神。1989 年,大梨树村干部带领村民砍荆棘、凿石头,一锹一镐挖坑种树,一盆一桶提水灌溉。30 多年下来,村党委和村民一起,苦干、实干加巧干,把昔日的荒山变成两万多亩连片的花果山。李子、桃子、梨、苹果……漫山遍野、沁人心脾。

以“干”字精神打底,凤城人硬是在山沟沟里闯出了一番天地。记者从凤城农业部门了解到,凤城近年来不断深挖“山字经”,因地制宜,依托北部山林生态屏障、中部丘陵特色种养、南部平原集约发展的差异化格局,深耕生态文旅、特色农业、绿色康养产业,目前已拥有 4 个国家地理标志商标(产品)、11 个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、17 个绿色农产品认证和有机产品认证,凤城农业正从“有产品”向“有品牌、有标准、有市场话语权”迈进。

凤城的“向内扎根”还体现在工业发展上。

很多人想不到,这座藏在绿水青山里的小城,竟然有着极其“硬核”的另一面。凤城的增压器和汽车零部件制造,在全国都排得上号,山里人特有的一股子钻研精神,体现在这些精密的铁疙瘩上。在那些看起来不起眼的乡镇沟沟坎坎里,藏着大大小小的机械加工厂,有些甚至连招牌都不显眼的小厂,生产的配件却直接供给国内外的大型车企。

山里的物产也被凤城人开发到了极致。漫山遍野的板栗和柞蚕茧,不光拉出去卖原料,更做成各种深加工产品;凤凰山的青山绿水,被一点点打磨成成熟的户外探险地;山里的温泉,也把体验游做成了细水长流的买卖。

如今的凤城,群山凝翠、碧水潺湲。这座山水小城正依托得天独厚的地缘优势,持续书写生态优美、产业兴旺的发展新篇。

(新华社沈阳 9 月 1 日电)

一半山风,一半菌香

吴士号 文/图



大自然带来的惊喜。

几场夏雨浇透曲靖的红土山林,菱角、马鸣、潇湘、月望各地的松林里,藏起了这座城市最接地气的夏日浪漫。

对曲靖人而言,上山捡菌,远比吃菌更让人着迷,这是独属于雨季、治愈所有疲惫的山野闲趣。

天刚蒙蒙亮,竹篮、木棍、雨靴配齐,一家人或三五好友结伴向山林出发。

林间薄雾未散,泥土混着松针的湿润香气扑面而来,脚下是被雨水泡软的腐叶,踩上去绵软无声,耳边只有鸟鸣、风吹树叶的沙沙声,城市的喧嚣与工作的烦扰,一踏入山野便随风淡去。

拾菌如同开启一场山林“盲盒”,没有人知道菌子藏在哪一处落叶之下。

弯腰拨开层层松毛,蓦然看见青头菌圆润的伞盖、见手青肥厚的菌体破土而出,那份猝不及防的惊喜,是菜市场花钱买不来的。

捡菌考验眼力,也考验心性。

有时翻遍半座山只捡到两三朵小菌,也不会失落,山野清风、满眼绿意本就是馈赠;有时转角林下,便能撞见一整窝菌子,三五朵挨在一起,一碰就流

出乳白色汁水的奶浆菌,指甲一划就变蓝的见手青,圆润干净、清甜爽口的青头菌,还有可遇不可求、藏在白蚁窝旁的鸡枞。

山间邻里偶遇,互相分享菌窝位置,老辈人现场传授辨菌知识,代代口传的山野智慧,就在一问一答间接续传承。

大家懂得爱惜山林,幼嫩小菌不采摘,不粗暴刨挖菌丝,与自然温和相处,守护年年如约而至的山野馈赠。

日头渐高,背着沉甸甸的竹篮踏上归途,又是另一种欢喜。

清水细细洗去泥土,热油下锅,蒜片、青椒简单翻炒,不用繁杂调料,山野独有的鲜香铺满全屋。清炒青头菌、干椒见手青、鸡枞炖土鸡,一口下去,是整个雨季山林的清润鲜甜。

拾菌,是曲靖人亲近自然的生活方式。一头连着山林沃土,一头连着市井烟火。

在奔赴山野的脚步里,感受自然的慷慨馈赠,体会“慢下来”的生活意趣。欢愉之余,更要牢记安全,不识的菌坚决不采不食,守住平安,方能年年共享这一季菌香。



一锅山珍。

甘肃酒泉：山水浸润的丝路绿洲

王铭禹

绵延上千公里的河西走廊,自东向西至甘肃最西段,倏然打开一片广阔天地——这便是酒泉。北望大漠孤烟,南枕祁连雪峰,甘肃、青海、新疆、内蒙古四省(区)在此交会。

酒泉,历史悠久。相传西汉名将霍去病西征大捷,将汉武帝御赐美酒倾入泉中,“与将士共饮”,这眼泉从此成了“酒泉”。

汉武帝在河西走廊“列四郡,据两关”,牢牢将河西纳入中央王朝版图,酒泉郡便是其中之一,两千多年来不曾更名。

南部是祁连雪山,北部为戈壁瀚海,中部为狭长绿洲,山川、河流、绿洲、戈壁、沙漠在 19.2 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次第铺陈……这种地理格局,造就了酒泉独特的生命张力。

年平均降水量仅有 80 多毫米,蒸发

量却超过 2100 毫米,酒泉非常干旱。但祁连山的冰川融水汇成疏勒河,从雪山奔向戈壁,一路蜿蜒,浇灌出 138 万亩良田,让上百万人得以繁衍生息。

有了稳定的冰雪水源,加上光照充足、昼夜温差大的气候条件,酒泉成了无数种子的故乡。它建成了全国最大的蔬菜、花卉种子繁育基地。蔬菜种子供应量占全国 50%,花卉种子占 70%,还远销 40 多个国家和地区。

为了解决人多地少的矛盾,当地利用戈壁荒滩广袤、闲置土地充裕的特点,建成了 245 万亩戈壁设施农业。通过基质栽培、滴灌节水等先进种植技术,生产的高原夏菜、特色果蔬直供粤港澳大湾区。昔日的荒滩,逐渐变成西北的种业粮仓和生态菜篮子。

酒泉最引人注目的,是它正在崛起的新能源产业:风能技术可开发量约 3.8 亿

千瓦,太阳能技术可开发量约 10.2 亿千瓦,戈壁广袤、地势平坦,新能源发展的条件得天独厚。特高压电力通道将绿电送往中东部,从“石油工业的摇篮”到全国重要的新能源及新能源装备制造基地,酒泉完成了一场跨越 80 多载的能源接力。

酒泉位于巴丹吉林和库姆塔格两大沙漠之间,是河西走廊一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阻击战的前沿阵地。“十四五”以来,累计完成营造林 172.32 万亩,综合治理沙化土地 527.36 万亩,修复退化草原 626.08 万亩,完成沙漠锁边 279.19 公里……从“沙进人退”到“绿进沙退”,酒泉荒漠化、沙化土地面积连续多年双缩减。这条坚韧的绿洲,正一寸寸将沙漠推开。

如果说独特的地形地貌勾勒出酒泉雄浑的轮廓,撑起了它发展的命脉,



游客在甘肃省敦煌市鸣沙山月牙泉景区游览。新华社发

那么厚重的历史文化,则为它注入灵魂。莫高窟开凿在鸣沙山东麓的断崖上,壁画彩塑穿越千年,见证东西方艺术的交融。出敦煌城向西北,玉门关的残垣在风中矗立;向西南,阳关故址引人感喟。

夜幕降临,鸣沙山游人如织,人们头

顶星空,脚下是沙水相依的月牙泉。敦煌的夜市灯火辉煌,红柳烤肉散发着诱人的香味儿,人间烟火扑面而来。

酒泉,这座被山河滋养、被文化浸润、被时代激活的丝路古城,正书写自然、人文交相辉映的崭新篇章。

(新华社兰州 8 月 27 日电)